

書叢藝文時代大

紅善微

著平亞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848
112.2-7

書叢藝文代時大

薇 薔 紅

著 平 亞 王



3 0526 5287 6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目次

吶喊·····	一
火焰曲·····	四
棕色的馬·····	六
血戰亭子山·····	八
紅髮姑娘·····	一一
祖國的頌歌·····	一三
五月的中國·····	一六
女界蠹賊·····	一八
民族的菌蟲·····	一九
汨羅江水向東流·····	二二
血的斗笠·····	二六
湘北之戰·····	三四
紅薔薇·····	四三

62523

紅薔薇(詩集)

吶 喊

—— 朗 誦 詩 ——

詩人！

揚起你的筆，

以銳利的火熱的

像刺刀炸藥樣的詩句，

向拍賣祖國的奸細

及一切披着毛皮的狐狸，

狂刺！

猛襲！

剝開他豬狗不食的心肝，

扯破他媚敵的眼皮！

中國

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

在豐美的土地上，

不准有敵寇

漢奸立足！

要掃出去！

掃出去！

像垃圾樣掃出去！

不留一點渣滓！

對日寇屈膝的，

訂立賣國密約的，

想乞憐求和的，

都掃出去！

掃出去！

我們要團結，抗戰，

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意志。



戰士的血，

人民的血，

無聲的，慷慨的，

流着，澱着，

江河的水紅了，

原野塗滿了鮮血。

呵呵！是爲了什麼！

神聖的解放，

自由。

誰敢說

誰有權，

能拍賣祖國的一撮土，

一莖草，

那就是祖國的叛徒，

人民的公敵。

看吧！一次不夠，

再來個澈底，——

發豔電，開大會，

『舉一個例』，

廣州、上海、東京，

磨穿了皮鞋，

最後製造出

拍賣祖國的文契。

是多麼『寬大』呵！

比二十一條還苛毒，

近衛的聲明也不過如此。

全中國的人民，

決不能放鬆你！

更不能放鬆你的黨羽！

你們要乞和，

（無論翻什麼花樣，

骨子裏是一樣的。）

我們要打倒日寇，

抗戰到底，

驅逐你！

你也許夢想

成爲中國的佛郎哥，

可憐你只是一條臭蛆，

一個沒有靈魂的奴隸。

詩人！

揚起你的筆！

和萬千戰士攜手！

中國人民攜手！

一齊誅掉叛徒！

叛徒的主子——敵人！

火焰曲

火焰！火焰！火焰！
簇新的亮耀的火焰，
迅疾地猛烈地燃燒吧！
你灼燒着中國的夜，
灼燒着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液。
水翻起怒吼的浪潮，
風奏起反抗的呼嘯，
草野山林添一層新生的光彩。
我舉起最光明的一隻火把
從抗戰的第一夜。
榮耀的走上鬪爭的行列。
草鞋踏遍江南的田隄，山徑，
多少次餓宿破落的老屋，
星光下挨度淒苦的寒冷。

耳邊聽得征戰的號聲，
那號聲漲緊我底心絃。
飛舞吧！詩人的筆！
描繪出血淋淋的畫圖！
廣播吧！詩人的喇叭！
把敵偽的醜惡揭穿！
光榮的死呀！高亢的歌呀！
我朗誦馬邪科夫斯基的詩句，
那是十月革命的炬火：
我頌讚銀刀金馬爲希臘
革命而吶喊的詩聖拜倫；
還有爲抵抗真理的仇敵
在夜星的光波下飲彈而死的悲多斐
喲！
爲援助與叛徒鬪爭的西班牙
投進馬德里第一線的詩人們喲！
以你們火焰似的热情與勇邁壯烈的行

動，

創造了樸實的燦爛的詩篇，

縱然世界有一天會化爲桑田，

但你們的詩句永遠輝耀在人間。

歌唱吧！歌唱吧！歌唱吧！

『中國的詩人並沒有避難，』

爲祖國神聖的自由高歌，

用生命換取血寫的詩篇。

是值得驕傲的呀！

詩人最先武裝起自己，

在戰鬪的前哨譜出雄渾的音響，

是值得頌讚的呵！

詩人在被污辱的國土上，

爲驅逐仇敵執起鋼鐵似的筆。

誰是革命的酵母？

誰是民族的前衛？

誰的銳利的筆

雕塑了真理的碑石？

誰的智慧的歌

留住了這一代偉大的史蹟？

火焰！火焰！火焰！

你迅疾地猛烈地狂燒吧！

我將跳入你的溶液里

高舉起亮耀的火炬

合唱着『光明的歌』猛進！猛進！

棕色的馬

——獻給父親——

呵：我永遠不會忘記——
你那赭色的鬃羽，
隨了嚶嚶的春風
在北方的草徑上飄飛。
繁星曇着眼睛的夏夜
母親辛勤地喂把你料草，
你清脆的嚼草聲
顯訴出驕傲的青春。
多少次，我放下韁繩
伴同你沿着阡陌歸來，
落日的奇耀啊！
漫過五月的麥田，農村。
當侵略者黑色的鐵蹄

響進祖國的關山，
你喝飲過的洛河岸頭
也盪起腥臭的炮煙。
從那時就遠離了你，
鬪爭，在抗戰的烽火裏，
在江南山隈的荊棘叢中，
在蘆花垂開的錢塘江畔。
但你那駿麗的身影，
蹄聲與歡躍的長鳴，
像漠北叮咚的駝鈴
嘹亮在我的心間。
呵：你棕色的馬兒啊，你曉得
我爲你會耽思過多少白晝與黑夜？
——生怕殘寇的血刃，
會割傷你纏鬚的鬃鬣。
「哥哥：是炮火轟燒的冬夜
棕色馬，——父親騎馳上

沙邱的叢林，還帶去
先祖遺下的那支寶劍……」
這書東我覽讀千遍，
你的英姿又活現在我的眼前，
從此，你自由的蹄聲
響動燕趙的原野。
你像一朵紅色的火雲，
挾着風濤的偉力
馳過麥隴，瓜田，高粱棵
向故鄉作悲壯的長嘯。
嘯聲和着父老的哀怨，
戰士的怒吼，滏河的喧騰。
抗戰的齒輪
又轉進兩個秋冬，
馬兒嘯：你的鬚毛蒼老幾許？
炮火可曾灸焦你的眼睛？
你應小心父親的鐵鞭

在怒恨交流中，
「殺敵當先」——他不能再
讓你輕嚼青草，睡臥霜天的月明。
去吧！去吧！忠實的背負起你的主人，
殺退敵寇，衝進炮火的煙瘴，
雄立沙邱之頂，長鳴。
歌頌光復了的故鄉！

血戰亭子山

九月的風

淒切地吹過竹林；

半天星斗

暗淡的照着亭子山，

照着戰士的征衣。

一間中國式的小亭，

屹立在山頂。

兩邊的峯巒

鐵臂樣伸張着，

茂密的草木叢裏

隱藏着山礮，機關槍，

無數的射擊手。

小徑蜿蜒的

直通山下稻田，

這兒兩個人不能並肩走。
江北的鎖鑰呀！

大武漢外圍的咽喉！

敵人十二次的猛攻

都在我們高速度的火力下敗退了，

山坡的石縫裏

填滿了敵軍的屍體，

（據說有四千名左右。）

每個民族戰士的心裏

寫上勝利的歡喜，

夜露濕了軍裝，

槍托擦着山石。

等我們爬到半山，

四圍密集的槍彈

像狂妄的冰雹，

吶喊震動了山腰。

我們明白了埋伏，

只有鎮靜地

在火網裏躲閃，還擊，

抓緊生命——槍！

死也不願後退！

經過兩刻鐘的血戰，

潮水樣的敵軍，

咆哮着奔下山坡。

五百個戰士

生還的祇有五個！

拖起受傷的營長，

在山口拉開了機槍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敵人一個連一個，

前面的在槍聲裏倒下！

後面的又湧上來，

直到屍體堵塞住槍口，

機關槍被搶奪着，

我們的生力軍也趕到。

但他們又發癢的想着——

「趁星光正好，

何不給敵人一個奇襲？」

對面山頂上

傳來呢那支日本歌，

灰黑色的樹林中

閃耀出幾點煙火。

小溪停止歌唱，

山風護送着殘夜。

營長遞下命令——

「天明前奪回東面的山地！」

像白熱天大雨前的風

立刻吹爽戰士的心。

閉住氣摸下山路，

槍在手裏發笑，

胸前，手榴彈滴零的跳躍，

竹竿伸出手掌，
青石點頭歡送，
更大的消滅敵人——
熱望，在每個戰士血液裏發酵。
回望亭子山，
清楚的立在背後，
爬過幾列稻田，
已接近敵人的前哨，
散開，摸上去！
白刃對白刃，
血肉拚血肉，
屍體築成堡壘，
鮮血匯成了瀑布，
餓狼的怪叫，
醒獅的怒吼，
侵略的黑潮
淹不息抗爭的火流！

民族戰士的鮮血
染紅了亭子鋪的山石，
綠草，和戰士的征衣。
我們不悲悼這慘酷的戰鬥，
在這裏會展出
神聖的民族自由解放的鮮花。

紅髮姑娘

夕陽慘淡的照上板門，
血腥的風吹過林梢，

五個日本兵瞅着鮮血

濺滿樟樹幹的年青姑娘，

拍手，吐一陣驕傲的快笑。

紅髮姑娘——死者的乳名，

她生一頭亞蘇色的長髮，

左頰有兩顆紅斑痣，

身體像一棵堅挺的樹幹。

從來沒有人給她提起婆家，

她也誓死伴同衰寡的母親

耕息在紅山石下的稻田。

六年前她會幹過「神祕」的工作，

參加勇敢的革命的戰陣，

打槍，突擊，——冒着風寒雨雪；
集會，散開，——戴過黎明的星火。

當秋風從馬迴嶺上

捲來敵人鐵蹄的聲浪，

她一面把糧米，老母送進深山，

一面擦亮自己玲巧的武器。

在那天太陽當頂的時分，

她親見兩個強盜走近她的板門。

待他倆浪當的擁進，

拍——一個手勢倒下一個，

拍，……另一個壓住前者的屍體，

腦漿濺上皇軍的呢軍衣。

（嘿嘿：誰來悼念這異鄉的苦鬼？）

她從容地挾起兩隻槍彈，

懷着異樣的想望

馳上深山裏的茅屋。

看竹林山色格外美麗，

雀鳥也歌頌她的勝利。
半山坡射來一陣彈雨，
西風吹來呢喃的呼嘯，
她用石壁當做掩體，
舉起敵人的槍彈還擊。
一線彈煙穿過小樹，
前面的矮影倒進草叢。
待到彈丸將盡的時候，
她才被圍攻的敵兵生擒，
癡望住她繽紛的紅髮，
驚疑是神女降臨凡地。
在山下發現伙伴的屍體
忿怒的縛她在樟樹上。
她一陣狂呼，一陣怒罵，
聲聲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敵人要割掉她的舌頭，
三個人卻撥不開她的牙齒。

最後五隻槍向她齊放，
『中華民國萬歲！』——
她高呼，笑望着山前的田畦。

祖國的頌歌

——紀念抗戰二週年——

七七

你劃時代的日子！

蘆溝橋

你偉大的名字！

兩年了

苦難磨練了中國，

烽火在草原上狂燒，

憤恨由人心裏跳躍。

鬭爭

寫成美麗的詩篇，

鮮血

鑄成不朽的史事。

自從那一夜，

那值得歌頌的夜呵！

祖國甦醒了，

她穿上自衛的鎧甲，

沉默的走進戰場。

自從那一夜，

那應該詛咒的夜呵！

田園被姦污了，

華北的穀稷隴畔

瀰漫了侵略者的炮煙。

自從那一夜，

我永生不忘的夜呵！

我含着難以解說的淚水，

離開燈火星天的上海，

參加了爭生存的行列。

浦東的夜戰，

閔行江上的吼聲，

是多麼叫人興奮呵！

雪山的香稻米，
嘉興南湖的青菱，
是多麼叫人回味呵！

我們

踏過被污辱的土地，
划渡嗚咽着的錢塘江，
戰士們忍着一腔辛酸，
不忍再回望六和塔的暮影。

走吧！

長長的日子，
沒底的苦難，
鞭笞着我們的心神，
鞭笞着我們四萬萬五千萬軍民。

中國，

在大上海的保衛中，
在台兒莊勝利的國旗下，
誓以革命的戰爭消滅侵略者的兇焰。

你反帝的先鋒喲！
你真理的前衛喲！

這鬭爭是慘酷而長久的呵！

我看見

燒夷彈下焦爛的房屋，
那是同胞們血與汗的結晶；
老人和小孩粉碎了屍骨，
多少人在哭喚着子女和爹娘！

我看見

敵寇的血刃插進姊妹們的胸腹，
土坑裏活埋了弟兄們的屍體，
太陽旗飄在我們的土地上，
敵人的鐵蹄踏燬了江南的稻秧。

這深仇與恥辱

是海水能洗淨的麼？

我聽見——

奴隸們呼喊著自由，

戰士的鐵馬奔騰，號叫，
步伐聲震動了草徑，山莊，
新生的抗戰隊伍馳赴沙場，
誰能忘記
神鷹隊遠征三島的故事？
誰不驚嘆
以頭顱捍衛南口的血戰？
誰不景仰
屹立開北戰煙中的孤軍？
誰不歌頌
粉碎敵人九次圍攻的中條山！
苦難啊！恥辱啊！
全民抗戰的酵母！
祖國新生的營養！
從南國的荔枝灣畔
到漠北的白沙草原，
從黃浦灘頭的隄岸

到喜馬拉雅山的峯頂，
從繁奢淫麗的都市
到沈鬱樸實的鄉村，
都洶湧起抗敵的狂潮。
同胞們在宣誓，呼嘯；——
『房子燒了蓋新的
父母死了有兒孫！
家要回，血債要償！』
不能屈抑的意志！
不能撼搖的力量！
向真理！向自由！向太陽！
兩年了
苦難磨練了中國！
中國在苦難中成長！

五月的中國

五月的中國

向世界驕傲的笑着。

太陽趕走了黑夜，

豔麗的霞光

照着動流的山河。

僻鄉的屋簷下，

孩子們唱抗敵救亡歌：

年老人腰裏的煙袋，

變成了一柄短刀：

青年人的眼睛

透視過炮火的煙障，

望住曙光欲來的祖國：

婦女呵着耕牛

在敵機下翻起黃泥。

候雁飛過北方，
恨沒有舊日的屋樑：
水靜靜地流過阡陌，
柳梢聽不到布穀的歡歌，
蔓生着荒草的田野，
熾燃起抗戰的烽火。
沒有人，悲悼生命的死亡，
憂思流浪的痛苦，
手握着手，心連着心，
扛起歷史的血輪，
邁向自由的國土。
中華兒孫的血肉
築起真理的堡壘：
爲了捍衛人類的幸福，
高揚抗爭的旗幟。
讓魔鬼的魂靈，
在我們面前發抖；

侵略者的泥足，
在廣大土地上沉沒。
呵！五月的中國，
向世界驕傲的笑着。

女界盜賊

婦界先進在吶喊，
女工作者在怒吼，

「我們不做漢奸的母親，
更不做漢奸的兒女和情人！」

「女界盜賊」——這徽號
也許太便宜了你。

記得你栗子色的高跟鞋，
也曾跨躍黨國之門，

而今你嫵娜的腰肢，
卻倚上「太陽牌」的汽車。

「和平？新秩序？相夫賢德？」
嘿嘿！你祇是「幽靈之妻！」

民族的菌蟲

你水陸兩棲的動物呵！

假如你算是「妓女政客」，

你那位「女界蠶賊」之妻

卻是道地的「政客妓女」，

在媚敵賣國營業上

你倆是天生的一對。

你會夢想做一位「英雄」，

「慷慨歌燕市」，

「不負少年頭！」

這是多麼豪大的詩句？

如今你穿上主子的和服，

吃着太陽牌啤酒，

長跪在敵人的木屐子下，

要求你可憐的俸祿。

有人說「你似狡猾的狐狸」，

其實你的行動正像一條蟲蛆，

多少次你想創造

鍍金的政治舞臺，

到頭來你卻跌在臺下

滾一身骯髒的塵灰。

你也曾鬧過「政治病」，

溜到法西斯強盜的懷里

學取鬼祟的知識：

你也曾向中國人民喊着——

「俺跳火坑！」

扭呢呢真有十足的嬌氣。

這些醜史講它幹麼？

我彷彿嚼一隻死臭的蒼蠅。

× × ×

當敵人的鐵騎，

蹂躪祖國草原上的禾苗時候；

當敵人的血刃
刺入同胞們的心臟時候；
當四萬萬五千萬人民
以鐵血抵抗日本強盜的時候；
你猴獠樣搖身一變，
率領起鷄毛蒜皮的黨羽
挾起尾巴溜到河內。
什麼『反共救國』『東亞新秩序』，
你向近衛大吹『法螺』，
高舉起降表與白旗；
『和平吧！和平！和平……』
你用盡混着菌蟲的詞句
想糜爛人民的意識。
跑香港，走上海，到革命策源地，
你廣播比『狗屎還臭』的演說，
在滬西幽暗的電燈光下，
還召開偽代表大會，

縱然，爲黃金，白馬，
你忘掉了祖宗，忘掉了自己，
可是，六十年的國仇未報，
難道你忘記是在
中華民族的國土上生長的？
× × ×
是歷史唾棄了你？
是你背叛了歷史？
聽呀！全國軍民要肅奸，
全國軍民要討逆！
看吧！那如林的黑手，刺刀
一齊向『賣國賊』舉起！
可笑的傢伙，
你竟想倒挽時代的齒輪，
在全民抗戰的基石上
不許你再唱『猴子戲』。
聽說你要硬起頭皮登場了，

「好的！好的！溫馴的傢伙！」
你主子也許滑稽的誇讚你。

『王道』，『樂土』，『和平』……

從今後你要扮演

屠刀下的『木人戲』。

聽說你還要訓練偽軍

培養中國佛郎哥的身份。

嘿嘿！可憐你沒有佛朗哥的蠻勁，

更沒有毛洛茨基的『組織能力』，

『三月三十』——這血污的日子

將在抗戰的燦爛史冊上

添一個黑色的疤痕。

全中國人民大眾的心里

也要從這一天

團結起更堅強的抗戰意志。

『王八蛋才當漢奸』，

難道你不能乾脆的悔悟？

看你那幅可憐相

就斷定你有什麼樣的結局。

算了吧，拿黃金樣的詩句解剖你，

我真有些霉氣，

今天中國人憎恨你，

白德訥衣嚼過一隻死老鼠，

我卻嚼了一隻死臭的蒼蠅！

汨羅江水向東流

南風吹醒了山原，
榮花正開得燦爛，
抽芽苗葉的小草
給汨羅江嵌上綠色的鑲邊。
我沒有閑情歌頌
這溫馨而豔麗的春天，
但願譜一支悽切的歌曲
給死者作熱誠的哀奠。
看，她那小小的土墳
就在汨羅江的南岸，
墓頭撲滿了青草，
墓前是綠皺皺的水田。
她是一個貞淑的少婦，
丈夫是泥腳漢；

在汨羅江北岸的隄灣上有一棟黃泥小房，

那就是她的宅院。

她細長身材，瓜子臉，

有女兒的溫柔，男人的氣力，

日夜背負起幼兒耕作，

汲水，糞榮，打稻，她都來得熟練。

丈夫敬愛她的慇懃，

四鄰稱她的賢慧，

她快活的計算生活

秋天去了，又迎接春天。

× × ×

當敵軍突進了湘北，

四鄉飛散起流言，

有的說敵人愛搶劫，

有的說敵人愛淫姦，

她柔靜的心海里

翻揚起恐怖的波瀾——

「阿福長沙沒有回，

孩子小，家當多，

向那裏逃？向那裏搬？」

槍聲密集的響過來了，

就在那黃昏之前，

敵人的輕騎隊

闖到這靜穆的江邊。

她戰慄着從喊殺聲里

離開了溫暖的小房，

一萬個恍惚與踉蹌，

像驚弓的小鳥

想逃脫不可測的禍殃。

她沿着赭色的長隄前進，

迷亂的眼睛里

走來丈夫的影像，

「呵呵！阿福你來接我？」

她狂喜的走向前，

那影像變成攢動的鬼魔

猛烈地向她襲來，

她趑趄的爬過隄岡，

望見密排排的竹林，

晚風偷偷的走過田野，

天空吊着昏黃的太陽，

她就在那竹林下隱藏……

× × ×

一匹灰色大馬

從晚照下的江隄奔來，

細長的鬃鬣飄飛，

馬蹄捲起黃泥，

馬背上駝着大膽敵兵，

拖起隻新三八式

刺刀塗着鮮紅的血跡。

她終於被敵兵搜出了，

耳邊是哈哈的怪笑，
眼前是吁泣的水聲，
她無言的抗拒着恥辱，
把幼兒抱緊懷心，
她不敢抬頭，看那
太陽星的軍帽，
吃人的刀，絡血的眼睛。
她倚住岸邊的岩石，
靜待災害的降臨。
佻健，呢喃的話語，
沒廉恥的手勢，
與腥紅的刺刀，
都無法搖動她的堅貞。
敵兵奪殺她的愛兒，
那小小屍體啊！
一揚手就投入江心，
水面濺起一撮浪花，

浪花里浮上一帶殷紅。
她憤憤的望住江水，
望住水上的血花，
望住那喚不回的生命！
她的意識里燒燃起
野獸的氣力，
強盜的膽量，
她狂暴的歡呼了——
「你——殺死我的孩子！」
她一頭撞倒敵兵，
滾呀滾的就滾進江水里，
水面裂開一條縫，
吞沒兩具屍體，又靜靜的流去。
「那不是尋死的情侶，
是她生命的死敵！」
× × ×
老百姓隨着

勝利的捷音歸來，
在江心撈出她的屍體，
她的眼睛沒有合攏，
嘴唇沒有閉起，
鄉人聲連聲的慨嘆，
「這孩子死得多麼可悲！」
從此江岸築起一座新墳，
傳說死者已成了女神，
她穿起雪白的衣裳，
還駕駛着一朵紅雲，
每當星月映輝的良夜，
就來這汨羅江上
低低的向她愛兒「招魂」。
那個鬼崽子敵兵，
卻變成一頭烏龜，
在江水里沉來浮去。
如今南風吹醒了山頭，

可吹不醒她的長眠，
那爛熳盛開的菜花畦里，
那淺水井的石欄杆邊，
那綠綢樣的稻田隄畔，
再也聽不到她輕喚雛鴨，
看不見她的衣裙翩翩。
往年，人都插艾撒米，
招奠那烈情的詩人屈原，
今天卻應把鮮花插遍江隄，
把艾草綴在她的門前，
因為她在「死者中」最爲沈痛，
也最爲勇敢。
看啣！那翠玉色的
汨羅江水向東流，
千年萬古，
親切爲她奏着哀曲。

血的斗笠

馬迴嶺的楓葉紅了，
紅的像鮮血。

山坡下綿密的秋草上，
新築起一個紀念亭，
亭子是八角的，

上下塗成朱紅色，——

那是死亡戰士的
流血爲國家的象徵。

小亭的後面

生一排翠綠的竹林，

下面流過一道小河

低咽的奏着哀歌。

小亭里懸刻着

伙伴們遺下的物品——

印着血跡的軍衣，
字跡傾斜的遺書，
生着血鏽的刀槍，——
在這些紀念物的當中

吊起個血跡斑斕

破損了邊緣的斗笠。

呵！斗笠它最多被別人記起，

像一個傳說的奇蹟，

每天有多少憑弔的羣衆

他們的心爲他而哀傷，

跳躍，

戰慄。

有多少兄弟在

它的前面，默默地

脫下軍帽，翻開

記憶之頁

追懷那慘烈的故事。

老百姓也燃着香火走來，
弔祭那故事里的主人，
他們說——

「生而有功，死就成神！」

斗笠下繫着白色布條，
寫着工整的字跡，——

「第七連勇士王阿泥遺物。」

那是多麼有趣的一個小兵，

濃眉毛扣住個大眼睛，

說起話來有些口吃，

左頰上有銅錢大的黑痣，

臉色像霜後的杜梨，

都說他是包公轉生的。

弟兄們編成歌謠嘲弄他：

「王阿泥，破斗笠，

生就一幅包公臉，

活到八十沒有妻。」
他搥着寬大的胸脯——

說出反抗的言詞——

「我老王土里生，土里長，

吃着紅泥長大的，

別說斗笠破，

這是金鳳姐姐編送的，

你看這上面的花紋，

就代表出她的情意。」

他還哼着這樣的歌曲——

「南山摘竹葉，

北山剪藤條，

編成斗笠送哥哥，

願你早打勝仗回。」

弟兄們望見他得意的神色，

反感到一身子空虛。

阿泥的槍法最準，

打靶——十有九次中環心。

伙伴們和他最玩得來，

因為他熱誠而慷慨。

他說自己有三愛，——

『第一愛打槍，

練好槍法打東洋，

第二愛斗笠，

斗笠是我的未婚妻；

第三愛爬山，

爬得高來身體強。』

在九江退守的一次戰役，

一顆鉛彈穿過他的斗笠，

額邊掛了彩，創痕

留下個紫色的疤痕。

弟兄們又捉住嘲笑他的資料，

唱着——

『王阿泥，破斗笠，

生成包公臉，

又添一個紫疤痕，

回家去

沒有了未婚妻！』

阿泥不再回辯有趣的話語，

扁一扁嘴走開去，

臉色像凍僵的木梨。

阿泥最愛他的斗笠，

風里雨里不離頭，

睡眠時把它放在身邊，

有時他從山石縫里，

採下鮮豔的野花，

當心的綴飾着斗笠，

宛似少女在臉上塗飾脂粉。

那一天，黃金生

把飯渣傾倒斗笠上，
他認真的掄起拳頭，
說侮辱了他的未婚妻。
伙伴們敬愛他的爲人，
也敬愛他的斗笠。
在陣地上
日子變成了嚴肅，
有太陽的時候
他們像冬眠的小蟲
伏進草叢的壕壘里。
三天兩頭來敵機
低低的擦着樹梢飛，
王阿泥第一個先放槍，
子彈射中了油箱，
空中爆出一縷黑煙，
那怪物像斷線的風箏
沒靈魂的飄搖着，

翻轉着，沉到山溝里去了。
阿泥對這意外的收穫，
感到勝利的驚悸；
連長獎勵他的英勇，
卻吩咐弟兄設法隱避，
在當天的黃昏
陣地給炸成爛泥。
（夜里他們又把陣地築起）
狂風的後面
隱藏着猛烈的雷雨，
德星線上
擺列着爭生死的陣勢。
第七連奉命守東邊的山口，
那山口是險要而壯麗，
血紅的楓葉
遮蔭着嶢巖的山石，

峯崖拱立着

像螃蟹的兩螯。

順着嶢嶢的石徑下望，

綠林橫帶青山，

山麓踏住水田，

兩邊是綿延的崗巒，

噴吐着瀰漫的霧煙。

弟兄們憑藉着天險

迅速的築成固守的堡壘。

王阿泥把斗笠繫在背後，

（他頭上已戴起銅盔。）

弟兄們沿山林摘食野果，

生澀的小棗，紅柿，酸梨，

用果皮演習戲戰，

還哼着打鬼子的歌曲。

阿泥從來不愛嬉戲，

全連里他的槍措得頂亮，

他暗暗地對槍自語，

「槍啊！槍啊！

你多生幾隻眼睛吧！

多殺幾個東洋！」

還認真的叮囑伙伴，

「假如我這次陣亡，

請把斗笠代我保藏！」

當黎明從暗夜里走來，

遍山浮動着幻影，

尖利而爽朗的晨風，

吹醒了草林山野，

吹開了戰士的身心，

他們投進軍毯里

想找尋夢里的甜蜜。

彭彥——彭彥——排山礮

震盪了山岩，

弟兄們忙亂的扯開槍栓，
機關槍的紅舌，
吞沒着爬行的黑影。

劇烈的喊殺，
生命的顫抖，

王阿泥第一個拋出手榴彈，

彈藥爆開了血花，

人無聲的倒下，

戰士們雄踞山口，

「爲了勝利而戰慄，

爲了死着勝利而歡呼！」

戰神寫下最好的紀錄，

山口是生死的焦點。

機槍下堆疊着屍體，

流注着血河，

抖顫着呻吟。

「誰敢報奮勇？

挑子彈，請援軍！」

王阿泥應着連長

嘶啞而戰慄的聲音

舉起堅強的鐵臂。

他同張大本從火網里滾下，

又從山下爬上山口，

回來時敵人已攻近右翼；

礮彈炸沒了他的助手，

他沒有眼淚憑吊，

負起過重的彈箱

抱定絕望的希望，

等他完成了命令

鮮血已封閉起他的嘴唇，

阿泥指一下背上的斗笠，

含着勝利的微笑死了。

山林沈默了，

小草垂下了頭，

悲哀哽住了戰士的咽喉。

連長拔出手槍，

哭喊着——

『我們要爲死者復仇！』

弟兄們以最後的血與氣力

擊退搶近山口的敵人。

這小小山口的保全，

穩定了全線的戰局，

四圍如潮湧般的援軍

造成德星線的勝利，

誰不敬愛王阿泥？

誰不愛這勇士的斗笠？

他的血永似楓葉紅，

他的意志鐵石堅，

他是中國兵的模範，

他的榮譽萬古傳。

埋葬他的時候，

太陽燦爛放金光，

遍山的雀鳥哀唱，

官長弟兄俯首墓前，

輓聯在空中飄着哀念，

四鄉的老百姓

獻來豐盛的酒祭，

總司令親來致奠，

還帶一個哀豔的花圈，

『王阿泥完成了軍人的道德！

他是中華民族的靈魂！』

這聲音掃過萬衆的耳朵，

掃過閃着光焰的山岩，叢林，

萬衆的眼睛

默默的望住那隻斗笠，

斗笠出現了一個人像

杜梨色的臉上，
頂起個破了邊緣的斗笠，
「王阿泥，破斗笠，
生就一幅包公臉，
活到八十沒有妻。」
這取笑的歌曲呵！
在萬千戰士的心里
變成了悽愴的回憶。
靜瀉的小河
低吟着無詞的哀曲，
血紅的楓葉
勝利的國旗
映照着這美麗的小亭，
血跡斑斕的斗笠。

湘北之戰

巉巖的幕阜山，

巍峨的九嶷

築成鋼鐵的壘壁；

哀泣的汨羅江，新牆河，

錯綜交沓的洞庭湖，

流灌浸潤着

那豐肥的土地——湘北。

呵！湘北，你是敵人的墓墳。

公路，石頭道，草蔭下的小徑

都在主人手里的

鐵鍬下化成了泥沼。

（慢說敵人摸不到路，

自己也要錯迷方向）

吸着菸絲的老百姓

向伙伴讚美的說着，
眼睛里有勝利的光耀。

誰能輕視這些泥腳漢？

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

是這豐美土地的主人。

他們滴滴流下的汗水

曾和田壤黏在一起；

從田壤里生長出

芋頭，青菜，黃稻米。

「怕鬼子不是娘養的！」

在飛機下插秧，

在礮火里耘草，

婦女從爆炸聲中

打柴——扭扭的走上山坡，

也許有人驚疑的說——

「這兒爲啥不像戰地？」

其實，每當夜星照耀了草原，

他們肩上的鋤頭就變成了

梭標，短刀，長着鏽的來福槍，

追隨枯守壕壘的戰士，

抵禦耗子似的敵人。

白天，水田里的扮桶前，

士兵們幫忙打稻，

『我們軍民要合作……』

這歌聲和着淙淙的河流，

飛揚在陽光燦爛的晴空。

午夜

陰雲覆掩了星斗，

雨絲織住了湖面，

五百個蚱蜢汽艇，

悄悄地，飛駛着，攪足了馬力。

那上面有罪惡的敵手，

「武士道」緊張的面孔，

殺人的火藥與躍跳着的

三千顆「皇軍無敵」的野心。

漪漪的湖水

噓吱——噓吱——噓吱——

訴說起自己的悲苦，

寓言着強盜的命運，

水里的小動物

被驚覺而翻躍着，

扁山的峯崖，叢樹

模糊在茫茫的煙雨里了，

舵桿洲殘老的水草

都搖盪着，期待那

就要來臨的惡辣的戰爭。

尾舵捲起的浪花

激動了哨兵敏銳的感覺，

爲捍衛國土而準備

犧牲的戰士，暗自搖定了炮口，

熱的心，鐵的膽，
怒恨，像燎原的野火
燒燃着岸隄，鹿角，戰士的心底。

誰說滄海不能飛越？

高山也可以搖撼！

任傾來遮天的戰艦

決不讓他僥倖生還。

「幾百隻敵艦駛進了，

等命令開火……」

是盼到踐約的情人，

是一陣好雨澆灌久旱的禾苗，

這些戰士的心情，

宛似那時的情景。

黑暗裏

閃一閃焰火

千軍萬馬狂風暴雨樣的砲火，

從汽艇裏，岸堤上，

爆成了交熾的火網。
力，火藥，戰術的對試，
把他消滅——唯一的希望，

汽艇，敵人——

無聲的倒在湖水裏，

眼前便是火葬場，

勿要在「騎牛回國去」，

更沒有「菩薩保佑你。」

貪饒的湖水

吞噬着木片，屍體，

火藥混合了煙雨，

給夜天交織成灰鵝絨似的面紗，

戰神打了個手勢，

萬千礮彈飛向南岸。

戰士們微笑着倒下，

血衣黏住血衣，

斷折的手緊握着槍臂，

鋼盔搭成臨時掩體，
屍體上架起機關槍，
爲了爭取最後的一刻，
「戰而死」——是分所應當。

從霧煙裏突圍的太陽，
照射染紅了的湖水，
沉睡的大地，破爛的江隄。
白鷗在水面翦一下翅翼，
又悠悠地飛起，
饑嚙的烏鴉
啄食露骨的屍體。
塘夾河蘆林潭的空際
騰升起生濕的火焰，
沒及逃出的老人，婦女
刺刀下做了冤鬼。
突出的，汨羅江畔的守軍，

以最大的機動躲入山林，
準備出奇的猛襲。
九嶺的部隊也奉命撤守，
使少數戰士裝做敗勢的迎擊，
敵人的五萬精銳，
像倒瀉的山洪，
衝撞着如入無人之境。
因爲保留戰術的機密，
老百姓先做了勝利的祭禮。
暴力驅使着壯丁
給敵人架設臨時渡橋，
不從的，慘呼一聲倒下，
橋修成了，一個個
的手心用鐵絲串起，
鮮血涔涔地滴濕衣襟，
草房外圍成草
一百零五個田地的主人，

剝那間化成灰燼。

他們的眼睛呵！

再不能望到自己的家園，

和美麗的山林。

婦女——無論童年與昏老

貞操橫受着蹂躪。

「揚州十日」的淫暴，

歐戰史上的故事，

都不曾有這樣令人寒震。

祖代棲居的屋舍，

眼見成了焦土；

沒及收割的稻米，

都踐踏成爛泥；

血泊裏

妻女呻吟，

幼兒的胸前插一柄血刃。

敵兵追捕着鷄鴨豬羊，

劈開木器烤成美味。

生割牛肉——檢最好吃的部份，

圍作原始形的野餐，

垂死的哀鳴，與浪當的歌聲齊起。

湘北呵！誰給你披上血衣？

誰的血染紅了小河，棘枳？

誰的黃金稻喂了戰馬？

誰的父母妻女在自己的

田莊屋簷下暴露着屍體？

「起來呀！打鬼子去！」

——泥腳漢咆哮的吶喊了，——

「湖南人狡悍，愛國，

捉住他們一刀兩斷……」

敵方文件上的命令

助長了敵兵的殘暴，

每個人腰裏繫一條繩索

準備盡情的掠劫，
還放火燃燒房屋，
做進軍撤退的暗號，
湘北的每一顆樹，一隻草，
都在戰慄憤恨下飲泣，哀號。
壯丁們收拾起煙袋
手裏是鋤頭，肩上是梭標，
「有仇向鬼子去報！」
「失去了東西給鬼子去要！」
長壽街被污辱的少婦，
死拖住敵兵的兩腿，
咬住衣領，扎掙着，
兩個人同葬泥河；
高橋的兩兄弟，
假裝和敵兵帶路，
施巧計把他絆到田埂，
用石頭搗碎了腦殼；

力的爆炸，血的奔流，
遍地洶湧起烽火，
×軍長飛下一道命令
三百里長的電線
老百姓一天拆完了，
榎杆，鉛線埋進草堰，
打退鬼子再掘出來裝點；
上衫市鄉長，痞棍
祕密要歡迎皇軍，
被鄉人縛懸祠堂前
梭標刺穿他的兩眼。
羣鼠蜂擁着爬上嶺谷，
宰了豬羊，擔起白米，
「與其給鬼子糟蹋，
不如去餵國軍的戰馬。」
深藏幕阜山叢的戰士，
全指望他們帶路，偵察，

男兒們運輸糧草，彈藥，
婦女孩童燒菜煮茶。

「幕阜山上草色青，
要給鬼子掘墓坑！」

「幕阜山頭草色黃，
敵人來到就滅亡！」
大衆們新編的歌謠，
熱烈的爭相傳唱。

九月最後一日的前夜，
敵人迫近長沙的外圍，
冷雨寂寞的灑在江干，
岳麓山早沒了明滅的燈火，
滔滔的江水東流，
她的主人卻走向西方，
家家封鎖了門戶，
風單調的走過街路，

不肯眠息的秋蟲，
在殘瓦下唧唧的嘶鳴。
時間從沉悶裏滑過，
破壞橋樑的火藥，
震撼着晚秋的稻禾。
三千健兒，爬山，摸水，
搶越叢林與無邊的泥濘，
村荒，沒有犬吠，
遍地烽火，滿天的煙雨，
刺刀在黑夜裏怪笑着，
誰都自信「血肉可以粉碎敵火！」
黎明的福林舖
在敵火下啜泣着，
老百姓鑽越林壑，
從踉蹌的山路運輸飲食，軍火，
金井高橋化成焦土，
軍民的屍體堆成山丘，

以屍體當臨時掩護，
眼前是自己——也是敵人的墳墓。

誰去想生命的毀滅？

沒有人期圖僥倖苟活！

向泥沼裏深陷的敵人，

驕傲的高揚起戰旗；

長沙外線的礮火

使敵人丟下了五千具屍體。

牠正要源源的班動大軍，

九嶺山捲出我們的鐵騎，

直向汨羅江畔橫掃，

新牆山林中的戰士

也放開火勢尾襲敵人。

殺聲震撼大地的心臟，

到處是天兵下降？

老百姓掀着鐵鋤，

趁火截擊敗退的敵兵。

敵機散落下緊急命令

『立即退回原陣地！』

到這時纔明白我們的戰術，

『誘敵深入，分進合擊，』

平型關，台兒莊的勝利，

中條山『張開布袋捉老鼠，』

同是抗戰史上的紀念碑。

十月的太陽

又照耀了湘北的原野，

劫後的村落，山林，

承受着陽光的溫暖，

老百姓望着破爛的家宅，

『從今後鬼崽子不敢再來！』

岳麓山的新橘，

露出鮮美的紅顏；

湘江裏如幟的舟帆，

穿越着琥珀色的波浪；

復活後的湘北，
更添了硬朗的光彩；
『幕阜山頭草色黃，
敵人來了就滅亡，』
這壯快的歌聲，
從戰壕裏唱到僻靜的山莊。

紅薔薇

我愛紅色的薔薇
她象徵着自由與死

—

十一月的風沙，
掃蕩着恐怖的上海。
開北的天空，
塗上血色的雲霞，
南市在狂火裏燬滅了，
零落的樹枝
默對着斷垣殘瓦。
多事的烏鴉
在破洞的樓角歇一下，
又寂寞地飛去了。

黃浦江沙灘上，
飄來陣陣的血腥；
那是同胞的血，
戰士的血，
敵人的血。
血灑在浪濤裏，
血灑在刺刀下，
血在失去的國土上
孕育着自由的鮮花。
流亡的人羣，
握緊粗黑的拳頭，
懷着最後的苦恨，
離開了溫暖的家。
的答答……答的的……
是東洋小軍號，
浪蕩的音波裏
旋出血的諷刺，

刺激着中國人的心，
像烈性的毒蛇。

「啊啊！民族的恥辱啊！
人類的叛敵！

大上海的主人呵！

你到那裏去了？」

一個年青的姑娘

漫步在法國公園前，

輕聲的對自己說話。

愛鬧的小風

吹絳了西天的雲霞，

吹動了她的衣衫，

吹捲了她的頭髮。

仇恨與剛毅

深藏在她明慧的眼睛裏，

縱然不飾脂粉，

卻隱不住她臉龐的俊麗。

她閉緊巧於詞令的嘴唇，
輕緩的步調

彈奏着她心內的機密，

她感到自己肩頭上，

挑起比泰山還重的任務；

這任務是在敵人鐵蹄下

爭取神聖的自由。

她以期待愛人的眼光，

打量着每個行人，

在這不同的面色裏

她要發掘工作對象。

瞧！來啦！來啦！

從橡樹的枯枝之下，

從白粉牆的旁邊，

走來個瘦弱的中年人，

手杖叮叮地抵着路石，

路石上響來輕軟的足音。

看他那副可憐相，
就知道是漢奸流氓，
捲邊的醬色呢帽下，
壓一身黑繚緞大氅，
左眉毛脫落了半邊，
近視眼鏡裏轉着狡獪的目光。
十天前偵知他的底細，
（他是敵人指使下的特務機關長）
她等到了這個惡賊，
就像獵人發現了豺狼。
她用誠懇而微弱的語音
『先生！你可能周濟我，
你看我底生活是多麼淒涼？』
他驚異的盯住她的眼睛，
眼睛裏有水嫩的青春，
有使人恍惚的力，
他雖然有些奇疑，

卻又不捨得把她放過。
他饑涎的看住
那俏皮的嘴唇，
那微微起動的乳房，
『姑娘！願告訴我的名姓，
你的家在何方？』
他用手杖點着路石，
輕佻的打了個咳噲。
『我自幼兒流浪上海，
家在北國的農莊，
父母死於飢寒，
我像一隻孤哀的小燕
飛行在人生的長途。
自從廠火炸毀了虹口的工廠，
我又嘗着失業的苦難，
如今雖然有工作的智力，
卻缺少個工作的路向。』

「聰明美麗的姑娘，
我很同情你的身世，
假如你聽我調度，
不但有用不盡的金錢，
還能住漂亮的洋房，
你可相信我的說話，
就請來細細的談講，
這裏風急天寒，
前面新開西餐廳，
請你吃一杯香甜的咖啡，
好給你溫暖愁腸。」
她假意沈下睫毛，
羞含的理理衣裳，
等他再三催促，
才遲疑地移步向前。
那法國風味的馬路，
亮起初夜的燈光，

浮動的葉影
拂着櫛比的樓房。
幾人有愁恨？
幾家有歡暢？
叫人真真豔羨的
是大空點點繁星
吐出自由的芒輝。
餐廳裏正響着樂音，
雜亂的笑語
在樂聲裏浮蕩，
沒靈魂的坐客
陶醉着腥紅的酒杯，
有誰還憶起
那塗遍血跡的故鄉？
他們覓不到坐位，
又急切地走出餐廳，
初夜的寒風

吹得枯葉飛揚，
她望住他瘦削的身影，
嚥住憎惡的情感，
這一幕鬭爭的畫圖
寫在她的心境。

『先生，你把我帶到那廂？』

天晚了，夜風又涼。』

『順便到敝舍談談吧，
就在拉都路的拐角上。』

那小洋樓造得十分精巧，

黑色的鋼板門，

襯着白淨的石牆，

枯黃的爬山虎

遮滿了玲瓏的百葉窗。

他拉響了電鈴，

壯大的衛士出來迎接，

他們爬上木製的樓梯，

室內凝結着厚重的暖氣，
明几，淨椅，沙發，
擺列的輝煌富麗。

他先自己介紹，

僞說是介紹所長，

其實他是漢奸張天本，

他操着罪惡的祕密，

大上海的興風作浪

都是他暗中設計，

他慮事機智有斷，

祇是看到嬌媚的女人

一切都亂了主張。

他取出珍貴的手冊，

輕聲的盤問她的身世，

她捏造了一個渾名，

卻使他歡喜的發狂：

『紅薔薇！紅薔薇！

哈哈，這名字多稱你的身分！

是誰給你想來——

他一定有學問，多情感，」

「是母親給我起的，

生我的時候，

薔薇正開着紅花，

從小就叫慣了的，

這名字伴着我長大。」

所長笑得張開嘴巴，

當場認爲心腹，

一切機密囑託，

她假裝表示悅服。

當她離開樓房，

街心亮着輝耀的燈光，

提起謹慎的步履，

穿過幽暗的弄堂，

遠避都市的煩囂，

折進一棟隱匿在

羣樓叢屋中的小房。

她以快活的手

敲開閉掩的門，

迎接她的是胡隊長，

他率領第三支隊的同志

苦鬪在四郊的村野。

顴骨特高的臉

擁出剛毅的笑，

兩隻炯炯的眸子

愛望着說話的姑娘。

顏上的紅潤

跳動着青春的模样。

白熱的燈光，

照耀在案前，

同志們都站起歡迎，

要聽取新鮮的新聞。

她倚住木漆椅的扶手，
滔滔地說起一天的經歷，
她有趣的作個結語，
從此我不叫柳勇毅，
新的暗號——紅薔薇。

大家笑開了肺葉，
稱道她的伶俐，
爭論起進襲的方法，
估計着漢奸的力量。

『可笑那該死的老賊，
竟把我當做他的羔羊，
開北活動的情形怎樣？
這邊可由我獨自擔當。』
胡隊長看見她閃動的眼睛，
男性的自豪的風情，
『你說了英雄話，
還需要英雄的行動。』

他笑着揮動鋼筆，
畫一條屈折的圖樣，
在圖樣的尾端，
指明奸敵的特務機關。
顴骨高聳的頰上，
潛露着高度的計謀，
他惡懣而深沈的說——
『租界裏蠢動着敵探，
我們的工作更要艱苦。』
老李靜靜的察看圖樣，
何奎拍擊瘦硬的胸膛——
『越艱苦越加緊的幹！』
燈光無語的照着四壁，
窗外有風沙咆哮。

二

絳紫色的晨霞，

照着顫抖的市街，
南京路的拐角，
又發現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大世界前面的垃圾箱裏，
也翻出兩隻血手。
報紙上的鉛字，
印着漢奸的狂吠，
御用市府的佈告，
貼滿華界的牆壁。
叮叮噹……叮叮噹……
電車響着苦痛的鈴聲。
淡灰色的輕煙
瀰漫了赭色的江隄。
和平之神的金色翅膀，
褪蝕了輝煌的光彩，
她望着奔流的江水，
江水上橫臥的巨型戰艦，

戰艦上有太陽旗紛翻。
她是憤怒？還是憂傷？
江隄擁來一羣女人，
噤啞的笑語，雜沓的足音，
小扁挑壓在肩頭，
竹籬菜筐繫在兩端，
她們渡過濁黃色的波浪，
再從波浪上渡回去，
販賣芋頭青菜，
支持她們的生活。
戴太陽徽帽的警察，
看過了通行證，
像驅趕羊羣，
把她們轟上了渡船。
煙靄退了，
她們爬上蘇醒的原野。
雲自由的飛翔，

菜園裏茁生着春天的氣息，
她們無心的跳着，叫着，
哼着江南的情歌。
在這些販菜婦的中間
出現了這詩中的主人，
化裝使她老過十年
但你若仔細的識辨，
卻看出那多神而明媚的眼睛，
和一個尖下顎的臉。
一個花布頭巾
包紮了她的長髮，
臃腫的粗布衣服
遮掩了身段的美麗。
自然地走，天真的唱，
誰能識出她是「紅薔薇」，
——
民族抗戰的血火裏
出生入死的一位姑娘。

黃沙路鬆軟而平坦，
伙伴們親暱的閑談，
說家常，談情話，
宣揚鬼子的殘暴，
頌讚中國兵的勇敢。
一位熱情的阿巧姊，
突然的淌下眼淚，
她想起了可怕的礮聲，
礮聲裏燃起的煙火，
還有寶山城，那美麗的家，
就在逃出的剎那，
給父母作了永世的別離。
紅薔薇撫慰她的哀告，
答應幫忙她的生活，
又談了些抗日的故事，
走到一個河汊的道口，
紅薔薇揚手告辭了姊妹，
——

『今天我去會一位親戚，
請你們先行歸去！』

沙隄掩住她的身影，
路上爆起太陽的金星，
田野是恬靜的呵，
葦叢裏的鳥兒飛鳴，
她吐納自由的氣息，
唱起抗日的歌曲。
戰鬪的祖國哟！
號召着我們，
號召着追求光明的人類。
她走過蜿蜒的隄坡，
前面是崎嶇的小路，
路邊有殘塌的戰壕，——
這兒有烽煙，有血跡，
有白刃的衝殺，
有多少捍衛祖國

的戰士的屍體

永在黃土裏埋葬。

她忍不住慘痛的回憶，
也興起壯烈的鼓舞。
行過叢林的土崗，
穿進綠竹深處，
現出三五稀疎的農家，
熱愛家園的居民
正升起早膳的煙火，
這兒大路小徑，男女的姓氏，
她都熟悉——
愉快哟——像遊子返回故鄉。
蹭蹬的石路
引她到茅屋的門前，
汪汪——狂吠的小犬
識不透她的腳音。
矮房裏跳出個青年，

藍衣裹住英悍的身體，
他驚疑的歡呼，——

『啊！阿柳，是你
好一個賣菜的老婦。』

兩人歡悅的走進小房，
陽光爛漫的晒着窗台，
壁上的來復槍，大刀，
射出雪亮的光澤，
幾冊抗日游擊書報，
擺列在油漆剝落的木桌上。

青年的名字叫孫浩，
他的行動像一隻跳蚤，
生有湖南人的革命精神，
性格裏卻殘存着情感的脆弱。

他把竹椅款待來客，
自己在書案上打橫兒坐。

『這兩天我們幹得真好，

正計劃圍攻上海的近郊，
阿新去聯絡第二支隊，
老譚到四鄉活動，
洪潮化裝潛入市區，
擔心他兩週沒有消息，
市內的風聲是否很緊急？』
紅薔薇改換了戎裝，
看來活像一個男兵，
一面洗淨臉上的灰塵，
一面講說他的新聞，
『奸敵正製造着恐怖，
到處發現人頭和血手，
他們像穀倉裏的耗子，
盜吃抗日同胞的血肉。
好報紙紛紛停刊，
收賣，恫嚇，槍殺，
用盡了卑劣的伎倆，

但悶不死地下的怒火。
文化的種子仍在黑暗裏生長，
學校裏塗改抗日書文，
課堂不許掛國父的遺像。
青年失蹤了，
鬼子的汽車，公開的
擄去美好的女人。
前天敵人抓去兩百壯丁，
壓他們到火線送死，
這些盲目的醜行，
正顯示奸敵的空虛無能。
抗敵反奸的偉力，
像黃浦江濤奔湧。
工會，學聯，抗敵的團隊
都在鐵的組織下
展開英勇的鬭爭。
我要摧毀他的勢力，

我必須打進他的組織。
昨晚就陪他舞蹈，
他高興得手舞足蹈；
讓他再活幾天吧！
瞧！我的手槍在發笑。」
孫浩說不出的喜悅，
用手拍她的肩膀。——
「哈哈，我的花木蘭呀！
準你在我面前領賞。」
她站起身來微笑，
從破褲襠裏摸出手槍，
小孫搶過來跳叫，——
「寶貝！我怎樣感激你！
我呵，有了這東西！」
他端量它，撫摸它，
像看到親愛的兒女。
窗外移來細碎的履音，

進來送飯的木麗，
髮邊插一朵鮮紅的小花，
襯得她更天真了幾分。

「呃！柳小姐你來啦！」

紅薔薇幫她擺設碗碟，

熱情而快活的握她的小手，

「呵呵！二十天的分離，

你又俊俏了許多！」

他們吃起野菜的美味，

談論着游擊的故事。

「陸家嘴的一夜，

滿天飄落着白雪，

我們從雪花裏進襲，

第一分隊先摸進敵營，

爆開一片猛烈的槍聲，

二分隊埋伏在橋下，

襲擊增援的敵軍，

敵人亂叫，亂喊，亂放槍，
等他們執槍迎擊，
背後又出現了第三分隊，
眼看着雪地上睡倒了屍體，

我們祇傷了兩個，

卻搶到五隻新槍，

敵人不敢再出來，

就像那匿頭的烏龜。

前天我們化裝漁民，

闖入虹口市區，

燈燭照耀下的街心

響着東洋收音機，

蹣跚着和服的女人，

日本女人臉兒漂亮，

那鴨嘴腳可真夠人看的，

我們挑着魚筐，

在街市裏游蕩，

夜靜了，
我們偷偷地放火，
滿天的烈焰
奪掉電燈的光亮，
我們退出河隄，
還聽得救火車噹噹的噪響，
昨天敵軍來搜索漁船，
船家早把漁舟向南划去，
最近要團結起三大支隊
給奸敵一個致命的掃蕩……」
他們興奮的進過餐，
太陽已昇到中天，
爲了察看就近的地形，
他們沿着小路前行。
小鳥從竹林驚飛，
江心吼起澎湃的濤音，
這一帶的土阜密林，

與縱橫交錯的稻畦，
正可發動我們的游擊軍。
田野浮動着陽光，
小孫望着她的背影，
心裏感到不自然的衝動，——
「阿柳，你看天色多麼美麗，
爲什麼我的精神有些變異？
夜裏愛做離奇的夢，
有時睜起眼睛盼天明。」
「爲工作你過於辛勤？」
「不，不，我真有些說不出的……」
小孫癡看她的眼睛，
她的回答卻那麼無情。
「今天你的野菜燒得很好，
日久了，你會胖得像豬羅！」
急得小孫悶跳，
頰上怒火焚燒。——

「人家向你吐訴苦衷，
你給人開玩笑？」

「你聽，那兒來的槍聲？」

她拾起一塊小石，

擲向枯老的樹梢，

白雲自由的滑翔，

小孫沉湎於苦惱。

「勇敢些吧！同志！

用你的鮮血爭取真理！

不要爲身邊瑣事煩勞。

黃昏前我要趕回上海！」

「你爲何不能多住一天？

我願死在你的面前！」

哈哈——她冷冷的輕笑，

「爲何把我當做女人，

工作不許你自尋苦惱，

要提無意味的事情，

等到把鬼子趕跑。

啞啞啞……啞啞啞……

農夫的車水聲

擊破了田野的靜穆，

綺麗的雲霞

慢慢地染紅了小河。

三

溫柔的春夜

懷抱着罪惡的市街，

是誰在黑暗裏歡舞？

是誰在屈辱下呻吟？

是誰提起正義的劍，

怒向着殘暴的奸敵？

是誰糊塗了天良

在魔鬼的手掌下沈淪？

是誰濺出自己的鮮血

爲祖國爭取生存？

幽靜的拉都路

亮着膩媚的燈光，

從新枝的葉蔭下

走來一個細長的女人。

紅薔薇——讀者當不會

忘記這動聽的名字，

她的心激昂，躍跳，——

『今夜怎樣制伏那傢伙？』

白淨洋房站在面前，

她輕輕投進鋼板小門，

叮叮地走上樓梯，

迎來了狡猾的所長，——

『你真叫人等的焦，

啊！你穿上春裝！

有什麼珍貴的報告？

你真是美麗的姑娘。』

燈光照着她月形的臉，

照着她紫色的新裝，

更顯得俊俏，溫柔

卻又帶幾分倔強。

所長倚近她的身邊，

盤詰她工作的情况，

態度親切而狎昵，

左手移近她的肩膀。

『這兩天風聲緊急，

浦東龍華都發現了游擊，

閘北的商店住家

潛藏着抗日的黨羽，

報紙被青年焚燬，

市府的佈告盡被撕去，

激烈的傳單，標語

竟貼遍上海的牆壁，

聽說要號召全市的人民，

聯合四郊的游擊軍，
向市內作猛烈的進襲……」

所長敲一下手裏的煙灰，

牙縫裏擠出了冷笑，——

「其實，這都是可笑的妄想！——

游擊隊已派人收買，

幾個知識青年

翻不出什麼花樣。

昨天在虹橋捉住三個，

都是些失業的苦工，

等問出來線索，

再把他們一網打盡，

這些可憐的魚，

怎能逃出我的密網！」

他癡笑地抖抖雙肩，

鞋底疼疼的踏着地板，

她使個諷刺的眼色，——

「快不要過分誇張！」

「乖乖！」——所長輕聲一笑，

「依你的高見怎樣？」

「所長，請勿要隨便稱呼，

我願多說一些事實，

好給你作參考的資料。

我自從奉到你的命令，

就走動在大街小巷，

報販，難民，闊人，舞女

我交往着各色人物，

想發現他們機密的地方。

我能說各地的方言，

我學過藝術化裝，

我已混入他們的團體，

想捉虎子就入虎穴，

等我盜取他們的名單，

再向你報功請賞。」

「哈哈，能幹的小姐！——

有辦法也有膽量，

祇要你偵察得來，

我就有法子破獲，

這些愚昧的豬獃，

看沒有幾時的猖狂？

那天我對着皇軍司令，

稱讚你漂亮多才，

過幾天同你去會他，

你瞧，我有司令的肖像。」

所長走進床邊，

掀開黑木小箱，

取出個鑲銅的鏡框，

紅薔薇接過細看，

嵌一個軍官肖像，

看來有四十歲年紀，

東洋小鬍鬚

抹在東瓜形的臉上，

戎裝的胸前，

懸耀着輝煌的勳章。

「這就是中村司令，

在上海他最有權威，

別說他生得勇武，

心地卻溫和善良，

等 you 和他結識，

就曉得他的大方。

他是東京的貴族，

富於冒險的精神，

三次到中國遊歷，

他看過珠江大浪，

走遍西北草原，

蒙古他住過五年，

他說中國有取不盡的珍寶，

是一座神祕的天堂。

「九一八」「一二八」「南口」
他都親上火線，
國軍退出大場的前夜，
就調他做警衛司令，
三個月肅清「反動」力量，
神鬼也難逃他的手掌。
他還派遣精強人員，
到內地偵察消息，
等皇軍打過去的時候，
就可動搖國軍的後方。
你看，寧、嘉、湖、杭的佔領，
皇軍像御着神風，
到處懸旗歡迎，
沒遭受任何阻擋。
前天得到日皇敕令，
說司令勳勞無疆，
發來一百萬鈔票，

還贈他一枚金質獎章。
鞏固了上海政權，
再建立地方政府，
北平、南京、廣州牽成一線，
到那時誰敢再來抵抗。
我們也有了出頭的日子，
沒功的罰，有功的賞！
人生爲了行樂，
只要有錢用有福享。」
所長忘形的談笑，
像一個吃醉的酒鬼，
向別人誇說自己的趣史。
紅薔薇聽得有些倦厭，
倚住沙發微微入睡，
所長挨近她的身體，
嗅到她香甜的呼吸，
但他又不敢微露輕狂，

因為她是帶刺的薔薇。

所長在她耳邊輕咳，

她才睜開眼睛答語，——

『這肖像真有些威風，

不愧是東洋英雄，

說什麼未來的富貴光榮，

我但願看到他的爲人。』

明媚的燈光，

溫馨的照着紗窗，

兩顆不同的心緒

談着慇懃的話語。

分針喳喳的滑響，

壁鐘敲着十一點，

電話突然地響，

所長抓起耳機靜聽，

眉間爆起勝利的表情。

『噢噢！噢，開北？

兩個死的？一個受傷，

什麼？何奎！噢！』

這消息駭倒了紅薔薇，

曉得同志們遭到禍殃，

忙用手巾掩住眼睛，

偷聽電話裏的報告，——

『好好！先關他在三號密室！

明天一齊審問。』

所長轉動狡猾的目光，——

『哈哈，又捉住了一批，

一個受傷，兩個死的。』

她朦朧的望住所長，——

『哦，我什麼都沒有聽清，

竟甜蜜的入了夢鄉。』

『女孩子多愛疲倦，

我再給你重說一遍。』

紅薔薇捺住心跳，

要求他同看密室，
他已沉醉於她的嫵媚，
自然要滿足她的心意，
『你真是聰明伶俐，
什麼都愛學習，
只要你今夜，……
明天我帶你同去！』
『感謝所長的恩德，
請念我姑母年老，
莫讓她等得心焦。』
所長擠着枯瘦的眼皮，
說出輕佻的言語，——
『姑娘！我的天仙！
請你答應這一次，
萬事都叫你心願，
你瞧，我的臥床似搖籃，
我太太去南京未返……』

窗外駛來汽車的輪聲，
張媽報告有東洋客人。
紅薔薇趁空兒，
走出牢獄似的樓房，
藍澄澄的夜空，
閃爍着黃金色的星斗。

四

太陽的光波，
在街市里溶流，
春風
吹來了歡樂，
也吹來了哀愁，
春來到人間了，
孤島上可沒有春天。
胡隊長望着遠方的天空，
空中的雲霞變幻。

他記掛沒有歸來的同志，
怕他們遭受災難。

奸敵的流言

像野火向四處燎燃，

黑暗裏

蠢動着大小敵探，

要喚起敵愾的人心，

先要粉碎奸敵組織，

使血在地上流，

血花在國土上開，

生爲中國男兒

就當創造新生的時代！

緩飛的白雲

揚起他綺麗的想像，

陽光向南天高昇，

他感到無上的愉快。

他想出門去打探消息，

門外來一位矮小的客人，

胡隊長疑心有敵探，

因爲昨晚有兩個傢伙，

在門外鬼祟了半天，

他藏起手槍，

急促地走近門前，——

「呃！小孫，怎麼是你？」

小孫的長衫沾了水露，

他化裝成教書的先生。

榆梅的鮮花

映着太陽的金箭，

他們穿過荳棚，

走進暖房。

陽光依依地爬過窗台，

時間的飛躍，

使他們意識到

大上海已淪亡了半年。

隊長斟一杯清茶，
問孫浩有否勝利的消息？
孫浩瞧瞧窗外，
又跳到案前，
先詢問紅薔薇的情形，
才報告出他的意見，——
「前天攻進南橋，
火燒了奸敵的窩巢，
還得到許多槍彈，
二支隊奇襲蘇州河岸，
炸斷了渡橋，
鬼子的汽車也給打翻。
白辛已從後方歸來，
募得金錢，藥品，槍械，
民衆抗敵的意志，
比膠漆鐵石堅固，
縱然有小的磨擦，

那也無損於全民抗戰。
誰敢倒挽歷史，
誰就是人民的公敵；
抗戰的吼聲
響遍中國的鄉村，
游擊隊的力量，
可直達太湖兩岸。
聽說生力軍早開到江南，
大別山上，長江兩岸，
都有國旗高懸，
配合起我們十五大支隊，
就能橫掃江浙，
建立反攻的據點，
有人說「敵軍像蠻牛」，
我們卻要向蠻牛頭上插火箭。
孫浩握起堅硬的拳頭，
那模樣活似敵人當前，

愛好沉思的隊長，
站起身來說，——

『慮事不要過於樂觀，
還要從各方面察看，
我們的力量增強了，
敵人的實力
也還沒有被我軍擊潰，
民族戰爭——
是多麼煩重的課題，
要運用全民的氣力，
才有勝利的把握。
就按上海來說，
便是敵我鬭爭的縮影，
他要把上海的市民變成奴隸，
從奴隸身上吮食膏血，
再拿血液去養育敵軍；
我們不但以武力打擊敵人，

還要用政治的武器，
消滅民族的毒菌。』

胡隊長明淨的額角
流露着激昂的光彩，
孫浩也寂寞的望窗外的天色，
門開了，先擠來
一陣熟悉的笑聲，
紅薔薇和小孫握手，
又向隊長打着招呼。
小孫憶起竹林前的黃昏，
心兒突突的跳個不住。
她那春花樣的臉，
那紫色的衣裳，
那彎彎的眉毛，
那青春水嫩的眼睛，
那男性的樂觀的神情，
使這光明的小房

添多了活潑的生氣，
她滾珠似的口音，
像鸚鵡般歌唱，——

「那狡猾的所長
已入了我的圈套，
他全盤的計劃
都寫在我的心上，
何奎我見到了，
他囚於地下的祕室，
鋼骨水泥的厚牆，
上面覆蓋着林木，
裏面沒有門窗，
黑洞洞的陰森森的，
幾十個青年都睡在地上，
如果睡一個星期，
不活活地受死，
也要變成瘋狂。」

我是從電話裏聽到消息，
最初老漢奸不准看望，
經我用盡了方法
才許我同去。
可恨老李當場死難，
屍身已燒成灰燼，
不報此仇——
怎慰那死者的忠魂？
請看這祕室的地址，
（她順手掏出一個紙條）
要早去搶救他們，
小孫，你的槍法最準，
你需無聲的擊斃守衛。
三顆心，浸沉在
無限的哀憤裏，
小孫的眼角
噙着汪汪的淚水。

但他另有新生的妬意

「這幾天你躲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和老漢奸同床？」

「小孫，這話怎麼說起？」她的聲音有些顫抖。——

「我也曾爲貞操流過苦淚，但馬上又現出微笑，救國，殺敵的工作，重於個人的貞操。」

（何況我的心並沒有賣掉）假若貞操能敵得

一顆炸彈，一隻槍，

我願用它炸死敵人，

擊斃漢奸！

時代前進了，

新中國的女性

不再是一隻瓶，一朵花，

雖然我今天裝扮得妖豔，

嘴唇兒抹得紅鮮鮮，

但脂粉中含有炸藥，

衣襟裏藏起利劍。

歷史的血輪

把這一時代的女性

已推上鬭爭的前哨，

我們要解放民族，

先要把自身的枷鎖毀掉！」

窗外的葉影搖曳，

簷前的家雀歡叫，

紅薔薇用沉痛的言語

結束這一場爭吵。

胡隊長揚起手裏的報紙，

請他們注意敵寇的活動，——

「瞧，陸伯洪又到此地，

他是華中的傀儡，

常奔走南北，
策動着大小黨羽。

第一天在他的私邸

就有人投進炸彈，

他的汽車是三〇一號，

汽笛有咕咕咕的怪音。

人是一個矮胖子，

左額上有一撮黑鬚。

今天在偽府開會，

羣奸必須奉命出席，

這些殺不盡的敗類，

真似繁殖的菌蟲，

吮食着民族的生命。」

小孫突然高聲狂叫，

「安得刀在手

割盡漢奸頭！」

「又來了，打油詩。」

紅薔薇拉起小孫的手

「走吧！同你去偵察三號祕室。」

五

中國抵抗的力量

跟隨時間的洪流增強，

津浦北段，淮河兩岸，

敵人吃了不小的敗仗；

太行山，長白山，

五嶽的林蔭下

三大流域的草原裏

澎湃起民衆的武裝。

愛好和平的民族，

擁護正義的人們，

把深厚的同情

寄自隔天的遠方。

「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這偉大的民族
要驕傲的向敵人狂笑，
要雄立在這世界上。
看吧！敵人陷進了泥沼，
「我們要長期備戰，」
這是敵閥的慘叫，
武士道的國魂，
開始在睡獅怒吼中顫抖了。
敵國反戰的洪潮，
國民的饑饉，
加速了敵軍覆亡。
唱傀儡戲，造五色旗，
扮演『以華亡華』的夢想。
中村司令離滬了，
老漢奸所長跟他同行，
先建立南京偽府，
再進窺中原的名城。

大上海奸黨的指揮，
就交付給陸伯洪。
在微雨初晴的早晨，
紅薔薇送漢奸的行，
他囑她盡心工作，
看守他的樓房。
從此這小小的洋樓上，
出入着抗日的戰士。
那愛財的王媽，
花天酒地的守衛，
只需小小的恩典，
就能聽她的呼喚指揮，
租界當局無人敢過問，
她穿起漢奸的偽裝，
推進抗日反奸的力量。
老漢奸的汽車
全上海都能通行。

紅薔薇假借一條手諭，
把何奎放出祕室。

「誓以未死之身，
殺盡上海的奸敵！」

素愛沉靜的何奎
舉起拳頭宣誓。

不見天日的生活

侵蝕他的健康，

臉色像霜後的枯葉，

肩背留下青腫的創傷，

他說出激昂的言詞，

眼睛裏閃着熾烈的火焰，

「上海呵！偉大的上海！

你在國際強盜下

喘息過多少年了，

如今又變成鬼域世界。

李輝！親愛的同志！

你先我而去了，去了！

看不見你細長的影子，

聽不到你愛唱的歌聲，

我們在閘北，

在敵人的偵探網裏

同浴着血火而抗爭。

你看不慣

高牆上的礮口，

緊對着蘇州河的長隄，

四行倉庫的樓上，

飄起敵人的國旗，

街上有木屐子咕啦的響，

有花斑的和服翻飛。

下雨天，有多少

蝙蝠式的紅綠洋傘

遮掩着閘北的空間。

你氣不下

浪人拖住中國姊妹，
醉顛頗行過夜市，
樓窗洞瀉出腥紅燈光，
黯黑的長巷裏
演着罪惡的交易。
那漢奸的諜報機關，
已有十年的歷史，
在侵略中國的每次戰役，
都收到奇異的成績。
象養了成羣的奸小妓女，
上而麻醉公使要人，
下而誘惑士兵吏役，
活似多足的蜘蛛
把網線織遍了中國。
爲了消滅巨寇，
李同志費盡了心血，
他說「等什麼鳥機會，

要幹，當面把他幹掉！」
那夜，十一點五十分，
陰沉的落下小雨，
流線型的汽車停在巷口，
拍拍！李輝的手槍，
直向那老賊打去。
可惜李同志性子太急，
槍彈擦過老賊的衣襟，
等我掏出手槍，
李同志已倒在血泊裏，
我連發了三響，
擊倒兩個護圍，
我舉槍向情報長追擊
被偽警抱住我的身體。
我清醒了的時候，
已睡在漆黑的密室裏。
「何奎狂烈的吐訴心曲，

都感到莫名的悲痛，也感到勇壯的鼓勵。

「好同志怎禁得犧牲，漢奸卻多如毒菌。」

獨有孫浩發出哀嘆，

紅薔薇立刻提出責問，——

「你有工作的熱情，

缺少工作的信心，

一些游離的意念，

在你心海裏浮沉，

當心傷感的結局，

就是慢性的沉淪。

並非同你談人生真義，

你文化人的習氣實在太深。」

「理論！理論！」

我着實聽多了你的教訓。」

孫浩含着難言的羞憤

匆匆走出房門。

一會兒又獨自回來，

向紅薔薇陪着笑臉，——

「我熱誠的接受批評，

但不要把我估計得太低，

今天就要回到鄉村，

立志多向羣衆學習。」

「願你早些回去，

在鬭爭裏鍛鍊自己，

等剷掉這些奸敵，

再同你烹食山芋。」

孫浩離開了小房，

房簷掛着西天的霞光，

他們決定了中心工作，

發動紗廠罷工。

擴大反奸言論。

刺殺漢奸陸伯洪。

何奎接得新的任務，愉快藏在他的心底，先買到一個竹籃，籃子裏裝好鮮菓香煙，因為他同紅薔薇要化粧兩個街頭小販。另一個小籐籃，綴滿了鮮豔的花朵，紅薔薇取出箱中的衣飾，開始了「賣花女」的打扮。黑褲脚，短籃衫，灰線襪子青布鞋，花布巾裏起頭髮，灰青塗瘦了雙頰，提起花籃走了一圈，笑開了大家的心花。胡隊長拍手叫絕，

何奎也驚奇的誇耀她。她自己走到鏡前打量，「假如熟人遇見我，能否看出我們模樣？」他們約定會晤的地方，在身邊安置下手槍。

六

彎彎的新月
高照藍色的夜空，
幾個明媚的小星，
親熱的圍在她的邊旁。
她們俯瞰煩囂的孤島，
徐徐向中天移轉。
柏油路上
躺下橡樹的葉影，
游閑的人們，

講述消遣的故事。
晚風掀動他們的回憶，
回憶中雜着輕微的嘆息。
賣報的小孩，
號叫着跑過街路，
趕夜市的商人，
擺列起各樣攤點。
牆角走來賣花姑娘，
她的花色鮮美，
人兒俊俏，
生一張能說會笑的嘴，
走到那裏賣到那裏，
人人愛同她接近，
送她個綽號——花姑娘。
幾位游蕩的青年，
常常跟在她身邊，
不是來買鮮花，

是醉心她的風情。
有的給她絲手帕，
有的贈她金戒指，
還慇懃地約會她
——在公園的涼亭。
她偽裝着羞怯，
低下睫毛不語，
有時含起微笑，
有時板起臉兒抗拒。
王二叔素來貪吝，
也來兜買鮮花，
還盤問她的家世，
她總是悽然的回答，
『美麗的寶山城，
有我的家，
父母死於敵火，
哥哥叫敵人慘殺，

我伴隨姑母逃出，
沒法子生活，
才來街頭做賣花娘。」
王二叔稱讚她伶俐多才，
情願幫助她生活，
還開玩笑似的拉住她，
「花姑娘，我給你說一門婆家。」
就說那站崗的警察，
也愛追她攀談，
汽車從馬路上馳來，
竟忘記指揮路線。
等得歇下崗位，
就依依地圍住她的花籃。
從此「花姑娘」的芳名，
響在人們的耳邊，
但沒有人認識她的祕密，
她就是除奸抗敵的紅薔薇。

在霞飛路上，
又新來個賣香煙的小販，
寬額角細眉毛，
說話有幾分靦腆，
「我是南市的商民，
父親經營過小洋貨店，
大火燒了南市，
父母在焦土裏埋掩，
雖然我保留了殘生，
沒有錢，又孤單，
感謝朋友的幫助，
才做了糊口的小販。」
伙伴們問起他的姓名，
他說「我就叫小販。」
花姑娘和他最玩得來，
晨風吹醒了朝霞，
或新月昇自東天，

他倆躲在綠蔭裏
唧唧地談着情話，

她吃他的花生，

他奪她的鮮花，

高興時一同唱歌，

唱完了嘻嘻的笑樂，——

『小流氓！滾開！』

王二叔罵他不識眼色。

警察也揮起木棒，

『豬猡！滾開！』

那些游蕩的青年，

更對他懷着鬼胎。

何奎驕傲的笑了，

低聲的對紅薔薇說，——

『我們必須要有作爲！』

他們的眼睛，

注視着漢奸的行蹤，

深藍色的汽車飛去了，
咕咕地吐着怪音，

護衛緊跟着那個老賊，

他們沒有方法走近，

夜裏待到燈殘人稀，

他們怕時日拖長，

被別人窺出真像。

花姑娘提起花籃，

去賣弄陸逆的門房，

他是一個孤傲的老人，

不愛少女的溫情，——

『姑娘！請到別家去吧！』

我生來不愛鮮花！』

臉色冷冰冰的，

寂寞地吃着青茶。

她又去找陸逆的王媽，

王媽是個善良婦人，

禁不得她的甜言蜜語，
接受了兩枝鮮花，
無心的說出一些消息，——

『老爺每早出門，
歸家多在夜深，
愛去加爾登跳舞，
那兒有醉心的女人。

家裏也常開會，
都是坐汽車的，
老爺脾氣和好，
辦公桌上

愛插些鮮花。』

紅薔薇得王媽的指引，
常到陸逆的家門。
門前有幾棵洋槐，
花兒正吐着芳香，
嗡嗡嗡嗡的小蜜蜂

圍繞住槐花飛舞。

『鮮花啣！鮮花啣！』

她叫賣，行走在
鋪滿春色的街上。

她聽見流鶯在枝頭叫，
牽動了溫馨的回憶，——

『草兒青了，野花開了，
那是去年的春天，

南風吹來醉人的花香，
辛勤的姊妹

從晨光燦爛的道上，
伴我走向工廠。

野草沾着春露，
鳥在枝頭唱歌，

不知名的小蟲兒
跳躍，試展自己的翅膀。

萬物在溫暖裏生，

萬物在欣欣的長，
春到人間，
春到年青人的心上，
春到我們的工廠。
那高出雲表的煙窗，
那綠樹掩映的矮牆，
鼻鼻的輕煙
變幻着少女的想像。
那走熟了的甬路，
甬路高高的花架，
飛鳴着蝴蝶與小蜂。
那摸熟了的機器，
那用慣了的紡車，
每個螺旋釘上
線端和布紋裏
藏着姊妹的甜情蜜意，
悲懷與愁悵。

自從戰爭帶來了秋天，
中國人民怒吼了，
黃浦江咆哮着狂瀾。
恐怖爬進工廠，
爬進年青人的心上。
工廠在火光下毀滅了，
許多善良姊妹
向死亡線上流浪！
……………
一顆小石打上她的花籃，
驚斷了繾綣的回憶，
回頭望見小販何奎，
躲在橡樹的背後，
她邊笑邊跑的追過去，
在葉蔭下交換了消息，——
「剛才那老賊的汽車出門，
回來當在夜深，

時間難以遲延，
你瞧，他門前的槐花樹下，
那柵欄門的旁邊，
正好讓我們躲藏，
等他彎過車身，
我們就一齊射擊。」
「這辦法實在穩妥，
要早些去那兒隱避，
他家裏有沒有洋狗，
假如聽得聲音狂吠，
怕被人識出我們的神祕，
「他家裏沒有狗，
護衛們愛打牌醉酒，
老門房也不常到門前，
汽車駛過柵欄，
你先射擊司機與衛士，
我從後面射擊那個賊。」

兩個人分手了，
約定十時相見。
時間給她以快活，
也給她以戰慄，
因為她將以自己的生命
換取祖國的自由，
剷除民族的敗類。
心裏灼燒着烈火，
每顆細胞都要漲破，
像撲燈蛾投進火焰，
興奮地穿過弄堂，街市
她望見夜風吹動樹枝，
白雲在天空滑行，
都感到悽別的情緒。
她想著，想着——
就要到來的
那殘酷的鬭爭，

死是美麗的！
死是沉痛的！
死是勇敢的！
她壯快的笑了，
像變成一匹烈性的馬，
在大野裏奔馳。
她又像一位紅色天使，
舉起亮耀的火炬，
照着萬千兄弟姊妹，
從黑色的夜裏
向着黎明的東方滾進。
她忽然想起故鄉，
那碧色的原野，
那甜蜜而溫暖的家，
那門前的清流，
那茂長的星星草，
那盛開的木犀花，

青春是可愛的，
生命是珍貴的，
然而爲理想而死
是更高於青春與生命的呵！
颯颯的夜風
吹醒她狂熱的想望，
霎下雨了，
烏雲趕着白雲，
電，掣出金蛇似的光芒，
小販撐開雨傘，
店鋪忙掩起板門，
歌晚的人們
走回自己的小房。
豪風挾着大雨，
猛烈的撲向大地，
馬路上忙亂了車馬行人，
樹梢屋簷組成風雨的交響。

紅薔薇從暴風雨裏，
從冷寂的街路，
像一隻展着鐵翅的海燕，
衝向理想的高空，
衝向熱望着的地方！
陸伯洪——那人民叛徒的私邸，
已沉默在黑色的死滅裏，
槐花無力的
從暴風雨中悽然的落下，
那是死亡的徵象。
柵門後閃出一個人影，
他們拍一下暗號，
兩隻熱情的手緊握在一起了，
他們的心
隨了呼嘯的風雨而躍動，
他們的血
隨了滂薄的大雨而激盪。

激盪吧！躍動吧！
他們的心聲，
爲勝利的祖國而高揚。
咕！咕！怪音的汽笛叫了，
他們迅速的拿出手槍，
站在各人的崗位，
等待最後的命令，
像衝鋒的戰士一樣。
拍！何奎的第一顆子彈
擊倒了車前的護圍，
車夫從槍聲中逃走了，
紅薔薇的手槍
正瞄準陸逆的後心，
車窗爆碎了，
清脆的槍聲
震盪着風雨的夜深。
那老賊的屍體

跌倒在血水裏，
紅薔薇提起花籃，
像一顆流星
消失在暴風雨的夜幕裏。
何奎跨過了矮牆，
向另一個方向逸去，
暴風雨掃蕩着黑夜，
暴風雨呼嘯着勝利。

七

「漢奸陸伯洪被刺斃命」
這驚人的消息
熱鬧了上海的十大報紙。
三百萬市民的心，
爲這新鮮的刺激，
淌下歡狂的眼淚。
他們知道人心不死，

中國人永不會做外人的奴隸。
漢奸的下場，
是敵人潰滅的榜樣，
漢奸黨羽發抖了，
漢奸的主子顫慄了，
御用市府的佈告，
懸緝逃逸的刺客。
路口街心加添了警崗，
插太陽旗的汽車
在馬路上飛馳。
青年失蹤了，
女學生遭受着污辱，
上海浸沉在恐怖裏，
上海咆哮在血火裏，
抗日的槍聲，
震撼着浦東南翔，
暴風雨的夜，

虹口又來了猛襲的礮彈。
鐵路拆毀了，
電線拔掉了，
鬼子的運輸車
粉碎在稻田。
蘇州河的長隄，
北新涇的蘆葦裏，
出沒着抗日的戰士，
誰說敵人佔領了上海？
在我們國土上，
不許敵人喘息，
誓給侵略者以打擊！
當紅薔薇從
暴風雨中
懷着勝利的驕傲歸來，
在那溫暖的小房裏
會見了胡隊長，

與先她歸來的何奎。
是凱旋的弟兄，
在歡筵上相聚，
狂烈的豪飲，
爭說着自己的功勳。
此時的他們
正似這樣的情景。
紅薔薇脫下淋濕的衣裳，
換上安琪兒式的春裝，
準備在明日早晨
回到張逆的樓房。
報告陸逆被刺的情形，
等他回到上海，
再刺殺中村司令。
何奎爲了掩飾市人耳目，
依然化粧小販，
繼續偵察奸敵的動向。

胡隊長要回到鄉村，
發動游擊的力量。
雨聲打着樹葉，
風在簷前歡歌，
夜向黎明走近了，
他們的心裏
燒燃起光明的希望。
愛啼的小鳥，
催醒甜睡的人們。
紅薔薇從散滿
綺麗的晨霞的道上，
走向漢奸所長的鐵門。
雨後的小風，
在耳邊唱着迎春曲，
樹梢添了新黃，
天色有醉人的清新。
張所長抱着一腔欣喜，

搭專車轉回上海，
南京的任務，
已初步成功，
僞府的朝號定爲「維新」。
在自己的小樓上，
迎接他的是紅薔薇，
他帶來東洋的綢衣料，
還有精美的糕點果品，
他快活的睜起眼睛，
凝視她的胸襟。
伶俐的紅薔薇，
先慰問他的勞頓，
又打聽玄武湖的風情。
王媽送來了報紙，
所長匆匆看過，
臉色變成灰黃，
筋肉顫抖了，

耗子樣的眼睛裏
閃着發怒的青光，——

「哈！豈有此理！——

我走了幾天，

他們就這樣猖狂。

我要翻洗上海，

捉盡這些叛黨！

這些天你幹了些什麼？

怎麼不偵察消息，

好叫我作個預防，

而今陸大哥枉作了犧牲，

怎對得起他的夫人！

這悔恨有什麼法子補償！」

紅蔷薇捺住暗笑，

用沉靜而嚴肅的答言，

回擊咆哮的所長，——

「是你叫我少作活動，

是你叫我株守樓房，
沒有無線機，

又缺諜報網，

有什麼方法能明白

外面風雲莫測的變幻？

恨自己見聞太少，

不懂間諜機密，

如能得你的指引，

認識中村司令，

或日本的女間諜，

學一些神機鬼祕的技術，

好達到我們的理想。

聽說日本的女間諜，

不但有幻容技術，

還能心理的偽裝，

作算在偵探者的面前，

也可驅使不同的對方。

所長憤憤的插言，

兇兇的向她逼近，——

「這話從何說起？」

你的行動真有些可疑！」

「……………」

「告訴我！你是不是——」

這些天，你做了什麼事情？」

他拉響了電鈴，

慌張的跑上樓來的

是王媽和張四守衛，

他們看着所長顫慄的嘴唇，

冒着血火的眼睛，

「紅小姐是否常常出外？」

她在家做什麼事情？」

說謊話，要你們的命！」

所長的手槍

鏗的放到案上，

兩個人像臨刑的罪犯，

囁囁地打一個寒噤，——

「她常在家，沒出門。」

「有幾天去一趟鄉下

說是看望親友……」

「好！你們先下去！」

（紅薔薇用堅韌的沉默，

回報那憤慨的老賊。）

他走出去又走回來，

望望紗窗，紗窗外是

藍藍的寥廓的天，

回頭看見倒在沙發裏的紅薔薇

用手臂掩住眼睛，

低聲的啜泣。

她那閃着光澤的頭髮，

遮掩着豐美的雙頰，

那健康而圓膩的肩膀，

袒露着莊嚴的媚力。

靜穆的窗紗，

浮動着爬山虎的葉影，

四壁的山水屏畫，

塗上悲哀的顏色，

他像觸礁的破船，

失掉周身的氣力，

憤火熄滅了，

枯老的心

感着失望的疲憊，

他木偶樣站着，

站着，腳不敢彈出一點聲響。

「你何時到鄉下？」

親戚住在那方？」

是向勝利者求饒？

聲音低沉而勉強。

紅薔薇冷酷的緘默，

使狡黠的奸賊

失掉信念與主張。

「我并非猜忌多疑，

至少你有間諜之類的朋友。」

他軟軟地走近沙發，

沒趣的燃起一隻香煙，——

「我給你開玩笑，

你何必認真的生氣？」

「沒家的人還敢生氣？」

她不許看親戚，

不許有朋友，

不能有最低限度的自由！

好啦，請逮捕這個間諜，

要不然，我自己也得走！」

她憤然的走近紗窗，

提高了她的聲音。——

「我不敢想往日的生活。」

那生活是多麼快活？

受着母親的疼愛，

工作，自食其力。

如今流亡在孤島，

活着，倒不如死了好！」

她突然走近房門，

想衝下樓去。

那老賊關緊了房門，

可憐地求她寬恕，——

「你只要忠實於我，

永不再給你冤屈！」

轉着灰色的目光，

抖着枯瘦的手，

兩個人回坐在案前，

他爲了討紅薔薇的歡心

誇說起南京的見聞，——

「新的南京，

又變成了鬧熱的場所。

街頭，巷側，廣播着

浪漫的曲調，

太陽旗，五色旗，

我向牠敬禮。

我們只要對牠低頭，

就能享受和平。」

憎恨的情感

激盪着紅薔薇的心，

她漠然地笑了說，——

「作事要抓緊眼前，

夢樣的幻想未來，

那有什麼用？

中村司令是否回來？

請代我問候他的健康。」

「你不說我真要忘記，

在車上，他幾次問到你，

明天他請我吃東洋大菜，
我先去約定，

再邀你前往。

給你這特別符號，

請掛在胸前，

你就可在大上海
任意的來往。」

王媽送來

豐美的早餐，

醋溜鮮魚，烤板鴨，

牛肉炒韭黃，

一樣樣都蒸騰着

中國烹調的美味。

然而一顆心是卑劣，

一顆心是敵愾，

這樣對面共餐，

那真可說是異夢同床。

八

黃昏的霞光，

燦耀在黃浦江上，

江水在紅色的太陽下，

翻滾着憤怒的波浪。

腥濕的風

吹拂新黃的樹葉，

葉枝下

有不知名的微蟲飛翔。

上海，東方的巴黎！

上海，祖國的心臟！

四萬萬五千萬子民的眼睛

熱望着你從

強盜的鐵蹄下站立起來，

恢復自由與健康。

奴隸不是人做的，

祖國的兒女，
要舉起真理的火炬，
照耀着大陸！
照耀着海洋！
血在笑，火在燒，
從東海到希馬拉雅山，
從廣州灣到鴨綠江，
吶喊着自由！
呼嘯着解放！
壯丁在火線，
少女穿上了征裝，
「自由」與「死」
是他們的希望。
起來吧！上海！
我們要保衛你，
直到把國旗
高插在這自由的土地上！

紅薔薇望着爛漫的春色，
聽得江潮的怒濤，
腦海裏
交織着火熱的思想。
『時機迫切了！
明天，我將以「血」與「青春」
換取祖國的解放！』
她活似戰士
準備赴前線，
又似旅人別故鄉。
她留連着江隄，
以惜別的眼睛
望着人羣與密集的樓房。
夜裏，胡隊長與何奎
以熱情的酒漿
祝她完成英雄的行爲。
她快活的歌唱，——

「壯士一去不復還！」

更備妥了汽車，

裏面隱匿起手槍。

何奎充當司機，

等她哈哈的狂笑，

就衝上樓去。

晨雀以新鮮的歌音，

喚醒了甜睡的人們，

紅薔薇換上時髦的衣裝，

冉冉的太陽昇到中天，

她迅速走出房門，

遠遠的高空，

朵朵的輕雲緩行，

美麗的景色

不能誘引一顆跳動的心。

她爬上熟識的樓，

王媽迎着告訴她，——

「所長去了，

請小姐等電話！」

天上一大塊烏雲，

突然遮住了太陽，

樓窗與花草，

塗上灰色的暗影，

陽光憤怒的

也傲然的微笑着，

從萬丈高空

輻射下白熱的光輪。

烏雲消失了，

光明掌握了宇宙，

「呵！光明與黑暗的鬭爭！」

一個爽朗的笑

浮在她的唇邊。

這是祖國的路向，

中華人民的命運，

要用民族的血濤
洗滌血污的大地，
從黑暗的今夜
爭取自由的黎明。
丁鈴鈴——跳躍的機鈴
震顫着她的胸心，
正如開赴火線的戰士
心坎裏總有些驚恐。
她接過所長的電話，——
「哦哦，我馬上來！」
嗚嗚的汽笛叫，
門前傳來隆隆隆的輪聲，
她轉下樓梯，
離開奸賊的小房，
快活的望着司機，
何奎拉開汽車門，
紅薔薇躍上車廂。

汽笛吼叫了，
輪影從馬路上飛逝。
風唱出惜別的歌，
塵砂從車下飛揚，
是一匹狂烈的野馬，
奔向無盡的原野，
奔向光明的太陽。
鬧熱的街市，
喧囂的人羣，
都搖落在車後，
面前現出一座鉛色的
玲巧的西式樓房。
屋頂網絡着電線，
門前綠色的草坪，
花畦裏生着各色的花草，
中間一條明淨的路，
周圍有木柵欄，

結綴着鉛絲網。

當汽車停在門前，

那老賊出來迎接，

枯皺的臉紋，

浮起猙獰的鬚笑。

轉上大理石的台階，

醬色的板門，

杏黃色的梯，

直達司令客堂。

司令霍霍地笑，

笑聲里充滿了少壯軍人的狂妄。

吃驚的握住她的手，

「紅薔薇！紅薔薇！——

真是名符其人！」

她看見司令的武裝，

裹起個矮胖子身體，

筆挺的胸前

閃耀着金黃的勳章

中國話說得流利。

（自然還夾雜着日本的音腔）

白淨的四壁，

懸起東洋名將的肖像，

正中是綠色山水畫，

兩旁有何紹基寫的字，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蔥綠色窗帘，

遮掩着玻璃窗，

東洋呢的花毯，

慢鋪在樓板上。

淨白台布的小圓桌，

陳列着精美的茶點，

瓶裏插上鮮花，

花蕊噴放清香。

賓客圍坐在案前，
狂蕩的笑，
卑微的眼，
心底的血賬，
在各人酒杯裏
映出不同的意向。
老所長提起酒壺
熱情的斟注，
「酒逢知己必須醉，
勸你們暢飲一杯！
這太陽牌啤酒，
勝過西洋的白蘭地。」
「煙酒是人類的聖品，
聰明人誰不愛它？
這是東京的名菜，
酒是日本第一家，
先請乾此一杯，

致敬支那的國花。
酒杯喂上嘴唇，
他們倆一飲而盡。
『不敢當，
多承司令誇獎，
今天在此同飲，
心裏多麼歡暢？
我不會喝酒，
但當勉力奉陪。』
酒杯飛在案上，
酒汁傾入心腸，
碟盞裏的佳饌，
飄逸出誘人的甜香。
他們癡癡地喝，
她在苦苦地勸，
發酵的酒性
在血液裏燃燒。

醉醺醺的司令，
脫下整齊的軍裝，
迷離的眼睛
盯着紅薔薇的臉龐。
酒越吃越甜，
人越醉越爛，
留聲機的名曲
助長他們的狂歡。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老所長自行斟酒，
牛樣的狂喝。
司令端起酒杯，
顛亂地踏着狐步舞，——
「乖乖！到我這兒來！」
「請喲！美人，給我一個香吻！」
我是東洋名將，
你是支那美人，

幾時同我舞蹈？
醉死我也甘心！
猩猩惜猩猩，
英雄愛美人，
今夜與我同床，
明朝死也甘心！
狂歌的司令，
抱住紅薔薇的手臂，
用酒臭的嘴唇狂吻。
老所長舉起酒瓶，
滿心浸着苦水，
要不是顧念身世
酒瓶早嵌上司令的腦門。
采采卷耳，
不盈傾筐；
嗟我懷人，

置彼周行。

酒瓶擲在地板，

歌聲含着哀愴，

他像拔根的枯樹

頹然地倒在地毯上。

司令呵住送菜的女傭，——

「誰也不准上樓，

上樓的槍斃！」

他望着手槍示意。

老所長苦痛的爬起，

脣邊流出酒水，

他奔向狂舞的司令，

牽住紅薔薇的衣裳，

司令把他蹴倒，

就像踏一隻臭狗。

狂熱地唱起東洋的淫曲，

怪亂的音調，

吐出獸樣的慾火，

癡狂的舞，

癡狂的吻，

癡狂的歌。

所長爬向案前，

憤然的執起手槍，

「八喀牙鹿！」

司令向他叱呵，

他慢慢地放下手槍，

倒進靠牆的沙發，

司令霍霍地獐笑，

投過卑視的目光。

紅薔薇冷冷地推開司令，

用眼色看看所長，

慾火變成了憎恨，

仇恨緊鎖着心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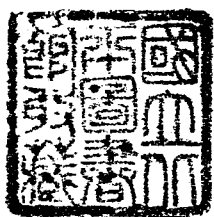
司令抓起手槍，

搖搖地跑近沙發，
槍口瞄準頭額，
撲——那老賊的血花，
濺污了白粉牆。
紅薔薇躲近窗邊，
感到戰慄的歡狂。
司令拉轉她的肩膀，——
「姑娘！你不要怕！
這老狗實在該殺！
從今後你常來陪我，
我們有快樂的生活，
我是名將，
你是國花，
將來我做了支那皇帝，
你就是我的姑娘。
美麗的小姑娘呵！
來！來！讓我吻你嘴！

吻你的眼！吻你的臉！
吻你的頭髮……
風流的姑娘喲！
世界的美人喲！
你比日本女人溫柔，
你比法國姑娘漂亮，
你比英國小姐端莊。
你是埃及的金字塔！
你是萊音河的清流！
你是鮮豔的花！
你是甘美的酒！
你是香甜的肉！
姑娘，別害羞，
請伸出你的手，
我要睡在你的懷裏！
我睡在你的懷裏！
酒在他心裏燒，

火在他臉上燒，
他像一堆棉絮，
黏貼在她的胸前。
涎沫瀉出脣邊，
眼瞼眯成一條細線，
（這殘暴的野獸
已墮進死亡的陷阱）
紅薔薇把他放進沙發，
他還甜蜜的呼喊，
得意的狂叫。
紅薔薇翻一個手勢，
手槍抵住他的額門，
撲！撲！沉重的槍聲
吼震着樓房，
一股紫紅的血注
向他胸前淪流。
她用酒漿洗淨了血手，

勝利的歡笑！
戰慄的血潮！
她輕輕地走下樓梯，
諄諄的吩咐下人，——
「老爺們醉了，
誰也不許上樓！」
她輕捷的走進車門，
咕咕！汽笛吐一口悶氣，
從散滿陽光的大道上
馳向自由的原野！



第一冊十一月六年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82441.8)

大時代
文藝叢書
紅薔薇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王亞平

發行人 王長沙雲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館

重慶成都康定長沙衡陽邵陽貴陽
常德桂林柳州昆明開平梅縣韶關
金華恩施萬縣福州西安蘭州
南陽廬江香港新加坡澳門廣州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 喻飛生)

日六六八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書第一二三號



B

2.2-7